

**Transcription of an interview with a key agent
about three hot topics about AD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PhD thesis entitled “The
Translation of AD scripts from Spanish into
Chinese: A Reception Study”**

Yuchen Liu

Departament de Traducció, d'Interpretació i d'Estudis de l'Àsia Oriental,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How to cite this work:

Liu, Y. (刘禹辰). (2022). *Transcription of an interview with a key agent about three hot topics about AD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PhD thesis entitled “The Translation of AD scripts from Spanish into Chinese: A Reception Study”*. Departament de Traducció, d'Interpretació i d'Estudis de l'Àsia Oriental.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Working paper. 36 pages. Available at <https://ddd.uab.cat/record/261061>

个人采访

时间：19/03/2021

采访人：刘禹辰

受访人：曲大鹏

刘：我们就先开始。首先想问的是关于一个口述信息的选择和数量，因为在口述影像无障碍电影当中，电影文本它不仅仅是由声音信息还有视觉信息组成，那我们通过口述影像就是会选择里面最重要的视觉素材，然后对它进行口述描述，但是它电影叙事它一个画面它可以包含的信息有很多，所以在选择信息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取舍，那就想问一下如何来确定就是每一个画面当中每一个场景当中它哪些元素是最重要的，哪些是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

曲：我认为这个画面当中活动的东西，动的东西，包括人的肢体工作，包括画面上展现出了，这种动这种动作的东西，比如说瀑布，比如说现场的公共交通工具，这些东西是有必要是第一时间把它反映出来的，是吧？相对于静止的东西来讲，它是画面的主要构成的一部分，对吧？除了语言以外是吧？语言是你听得到的，这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去赘述，但是对于画面上的一些首先是一个动的东西的话，你要把它先行，其次才是围绕故事发生的场景来做描述。

刘：也就是静态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场景方面的。但就除了这种视觉元素以外，我们之前一直强调都是视觉元素上面的选择，但其实它电影当中也会有很多声音元素，就好像背景音乐，然后特效，然后包括杂音之类的，就是在这种选择上面会比如说优先永远是视觉元素，它优先于这种听觉元素，还是也会分情况，比如说一定要分情况。

曲：怎么讲，就是说你比如说电影当中的人物来到了一个在这之前的这个这个，观众从来没有见到的这样一个电影场景里面，当然首先你要描述这是一个转场是吧？说明两人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对吧？如果你时间充裕的情况下，简单要描

述一下这个里面是一个什么情景。比如说是个饭店，有时候富丽堂皇的一个大酒店，一带而过，那么紧接着你就要描述关于里面的人物在这个场景之下做了哪些动作，说了哪些话是能听到的，做了哪些动作是紧接着就要描述，而且它是要占据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故事片。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是吧？人们迫切想知道的是发生了什么指的应该里面的这个故事情节，人物，人与人之间做出的动作和他们的谈话。

刘：比如说在留白的处理上面，是会尽量利用到所有的，比如说空白声音空白，然后就把信息全都填充进去，还是会说留出一点沉默的时间。

曲：会有这方面的操作，我们留白的时间比较少，不是特别多。因为作为视力障碍人士来讲，其实他内心的心里是怎样的，去研究主要体现在什么问题上的留白，留的时间一长，他心里就会不安。

刘：但这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得到这个信息，是通过比如说跟观众们交流，还是比如说去了解一些理论上面的知识？是通过跟，观众交流，还是没有跟观众交流？

曲：我们是请这些市场人士的就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头头几年的时候，我们做过很多这种面对面的这种沟通交流，片子放给你了。然后现在你想有些什么想法，你跟我提，我尽量的就是说通过后面的一个修改，然后促进这个东西更加符合你的口味，所以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对于市里残疾人，尤其是全盲的这些人士来讲，如果你留过多的空白，这个期间我不出任何声音，任由电影出他的声音，他会心里有点慌，发生什么了？是有人走了吗？他不说了吗？或者说是有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有的时候他在现场就会问，所以我觉得说要充分利用好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电影有声音的情况下，人物的声音就是我们解说员的声音也要达到一个最大量。

刘：也就是说其实在电影原声对白和解说员的解说当中，其实是没有什么空隙的，但是不会因为比如说解说过多的话，然后他观众会觉得我要消化的信息太多了，然后就会产生一种理解上面的压力吗？就是一下子可能会，会吗？

曲：并不会如此。通常来讲，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是视力仅存的 0.1 或者是 0.2 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那叫低视力的群体，低视力的群体一定会把自己所有的能用上的势力全用上，这是 100%的是吧？但是对于一个全盲的人来讲，他的注意力在这样一个影院里面全部都集中在听上，这个听他比我们健全人的听要来的更加集中，所以他等于说是也是 100%的一个专注，所以他不会觉得累。但是我们健全人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眼睛一会咱们别的地方一会看看电影，一会实际上是一种分散，是吧？你会觉得你唠叨那么多，我会很累。但是对于视障人士来讲，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必须的。你只要声音不掺杂在一起，不是形成一种噪音，对他来讲这些信息都是很必要的。

刘：您说的掺杂是指解说员的声音和原声有重叠是吗？也就是说即使是无缝对接，也会避免这种重叠

曲：对尽量避免重叠，这是一定的。

刘：那会有这种重叠的情况吗？

曲：有，有的时候他这个情节非常紧凑的时候，比如说这是一个里面有打斗动作的，要有谩骂的这样的声音的是吧？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接得很紧的时候，你口述影像描述的语言，跟他偶尔会融合在一块儿，就叠在一块儿。这个可能。

刘：但这不会，对观众来说，他们是接受这种方式？

曲：对。

刘：像我们的观众的话，他们一般是全盲比较多，还是低视力的比较多？

曲：低视力的多，可以这样讲。他是这样的，我昨天还跟他们盲协的人聊过这事，他说是就是每四个盲协的这样的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全盲，其余的都是或者有点光感，或者是有一点怎么讲就一点视力，包括可能走路没问题，你在户外的这种有光的情况下走路都没问题，可能一进了进了大门就不行了，就看不见了。

刘：那先天盲得多还是后天。

曲：后天盲的多。

刘：其实他们基本上大部分还是要么还有一点视力，那么还有那种视力记忆了？

曲：是这样的，先天盲的人毕竟少，现在医学水平发展的这么好，然后你说先天盲的人有吗？很少的是。大部分都是后天，因为比如说妊娠高血压，比如说眼底黄斑病变，各种各样的基础性的疾病导致的视力慢慢就丧失了。

刘：像您跟那些观众沟通，就是沟通的话，一般是比如说一场电影的观众里面只会有几个会来和您沟通，还是大部分大家都会给出普遍性的反馈也，

曲：就是几个，也就是，每次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多。不是，来的人是很多，但是你知道保持沉默的人也是很多的，他如果跟你混得很熟了，然后他就会经常跑过来。曲老师我们说的对不对？这样对。他有的时候也会提要求他，说你看上一次你那电影不是把谁某个明星请过来，你看看因为上一次有这样的电影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大家也可能可以跟谁，我们想看什么？他会提上去，提这样要求那提这个要求，那就尽量去满足了，对，但是我们也是根据我们自己自身能掌握的资源来做，这事肯定的唉，你比如说我们跟北京的片方，比如说跟中影或者是跟这种万达影业跟他们比较熟，然后他推荐一部片子过来，我一看内容还不错，然后恰好在档期之内，他的剧组又愿意来愿意跟大家来个互动。那就首选它，这样子剧组人员也会到场，就可以有一个互动。有一个互动要比没有互动的强很多。所以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片子，无障碍电影这项活动，本身对于残疾人来讲，它的社交功能要大于它的实际的这种欣赏的功能，还真是如此。听说中国人讲圈子，什么是圈子？就

是一种社交啊，这种社交体现在，嗯，可能有共同的爱好，或者说有共同的困难，共同的病患，你比如说癌症还有康复俱乐部的，康复俱乐部里面都是患癌的人，互相之间要交流，曾经治疗的体验，怎样才能实现身体的迅速康复，吃什么药好，甚至癌症康复俱乐部会办一些课程，抗癌的课程，教给大家如何克服癌痛。这也是一种社交。

刘：是因为就说到社交这种功能，就比较好奇的是，像一方面是他们到场的话，是比如说家人陪，还是会有志愿者去接？

曲：大部分是有家人陪的。

刘：这样，也是家人和他们一起看是吗？

曲：对，有导盲犬的会带着导盲犬来。有一点视力当然也会自己来，所以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反正是给来现场的视力障碍者的家属也是预留座位的。比如说你来你带着一个家属，没问题，可以进来。

刘：这需要提前通知吗？

曲：你不需要提前通知，比如说国泰电影院这种情况，他是自由出入的你来，反正你拿着残疾证，你到那地方，看到你家属也来的话，就你换两张票是没问题的。然后你到时候你一个人来的，我就肯定给你一张票，不能让你浪费，这是肯定的。然后其他类型残疾人你愿意来也可以进来。就不限制。

刘：就是包括不是视障人士，肢残，或者是比如说别的方面的，他们也都是照样会来欣赏电影？

曲：对，你想来你就来。

刘：相对来说视障人士他的比例是最大的吗？

曲：当然是最大的。对。因为我们在影院当前还没有提供聋人版本的特殊字幕，所以他聋人一般不会跑过来。当时哪天你说发这样的广告，你说我就做了一个聋人

版本的，而且在影院可以放了，他肯定会跑回来的。其他的肢残人，他有的时候也会跑来弹个酱油，虽然这是有解说的，但是他听着也觉得挺好，是啊。从融合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无障碍电影就当前在影院里所做的这一切，还是如果要打分的话将及格，是吧？能达到 70 分我觉得。

刘：那么缺的 30 分是在哪一个？

曲：30 分？如果说能往听力障碍的人士的这种需求也满足了，同时在技术能力上再跨一个台阶上去一定会好，这样对。

刘：技术上面是指比如说让它融合的更完美，是包括视障的和听障的他们两个版本吗？

曲：这是一方面。说能把视力和听力都是残疾的，这两种人群一块都放到影院去，这一定是一个我们未来几年要达成的目标，这是一种一定要做的事，它本身是有缺憾的，当前，我们觉得很遗憾，就是当前只能服务这个人群，视力障碍的。然后第二是投入的人力现在过高，我认为是这样，是志愿者过多。投入的志愿者人数，尤其是讲解的人数，每个月我要投放 16 到 17 个人过去，他到现场解说。你知道现在在中国劳动力也是越来越贵的，怎么办？其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在考虑这样一件事，如何用机器来代替人类，用电脑来代替人。对吧，所以我觉得在技术研发方面的这种迫切需求，对于我们来讲是接下来要，就着重去考虑的问题。

刘：您提到人力这个方面，像因为一方面他其实是志愿者，但是志愿者如果他是作为一个志愿的角度去进行这项活动的话，虽然人力上面投入很高，但其实是不会要经济上面的成本的。是吗？

曲：你要算，其实要核算的，他放弃了上午的工作来做这个志愿活动。对于他来讲是有损失的，他是要扣费用的，工资的，这样确实是挺高的。所以这也就是在中国在我们这种体制之下，你可能跟单位领导提一下，我要去做一个公益活动，单位里面的领导可能也就说可以支持你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未来啊在劳动力越来越紧

张的情况下，这种困难会越来越多。所以未来由我们在演播室里面来录好，投放到影院里去，这肯定是一个更加现实的。

刘：这种录好已经录到声轨里面，就和原声混在一起？

曲：我们不打算走这条路。

刘：那可咋整？

曲：我们肯定要去对接影院的放映设备，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把它处理好，来做到严丝合缝。

刘：因为我其实在那边西班牙的时候，他们有一个 app，然后他们类似于，他们可以在影院里面用，然后和影院他们会，我也不知道，就可能是声波或者什么对照，然后电影开始，然后他们就会自动和声轨对，然后就会在空白的时候出现声音。

曲：是的。是我们这种设备。我们正在研发的一个东西。

刘：就是您那边已经有工程师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曲：做方面的工作，对。当然你那个装置，就是西班牙那个装置，肯定是对接电影放映机。就是现在用的这几种制式，比如说你荷兰的巴克，或者是美国的，最早就是德国的网球科室，电影放映也就这几个品牌，然后他们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出了一个这样的接口，你播放声音的设备对接这个接口，实现一个同步的这样一个对接。

刘：因为我自己有下西班牙的 APP，然后它其实不仅仅是对电影院，比如说我在家里面自己看电视，然后它对接也可以。

曲：这个里面的技术含量其实蛮高的。

刘：就觉得很神奇，他是怎么做到的？

曲：我觉得在中国想做这件事，只要有资金，就能迅速达成。

刘：但因为你们这边一直都是一个完全是志愿者，不会有任何商业操作，所以我就很好奇资金怎么来保证，因为您这边人力投入还是蛮大的，包括这些技术上面。

曲：对。这就是过去台里面也投了不少投入，主要是在志愿者的交通方面的一个补贴，免交的我们规章制定的，坐着台里的车去，然后台里的车再把他接回来。所以说实话，这个运行方式是很笨拙的。而且说实话有点不计成本了。如果你要计算成本的话，这是确实很高的。好在我们这是过去这些年一些日子还比较好过，现在要重新来算。

刘：但是重新算的话，因为如果不走商业化模式的话，就是资金的话，是始终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曲：商业模式的话，我认为也不大适合于在中国，我们现在开展的这种转变的形式，对吧？他现在是包场的形式，电影票是由上海市残联来跟各家影院来购买，当然他是把这个任务分解了，比如说市一级的国泰电影院就是由上海市残联来掏钱买电影票，各个区里面其他的十五六个网点，那些影院的电影票是由各区残联来购买的，分发给他这样的人去看，讲解的是我们无偿的在这不要钱，那么我们反正有 350 个人，就轮着来呗那。我一年一个人还完不成一场？所以你这个人力资源本身是一个优势所在，把这块用好。我们倒没有觉得说过去 8 年有多大的困难，或者资金什么，大家渴望资金。没有，还真没有过这方面的渴望。觉得，未来该怎么办？

刘：对，如果没有资金，其实像您刚才提的这些技术上面的，就很难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大，但是就不知道像这种资金的话是继续台里面以后还会继续投，还是还会再想别的办法？

曲：这个没办法。只能是这样。现在我们也其实困难就在眼前，可能也是大家得过且过，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在这几年大家都不太好。你整个过去到 2020 年，包括 2021 年，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在得过且过。2021 年就是全世界努力复原就是凑合。

刘：刚才提到人力这方面的话，是因为您那边解说者是很多的，但是会不会出现觉得撰稿人不太够之类的问题？

曲：目前我手里头能够拿到手的有三个人，我把题材扔给他，可以干活的。所以目前对于我运行这个项目来讲还是绰绰有余的，不是那么特别紧张。

刘：也就是这三个人，他们其实负责的是上海这边的稿子，但是你们也会分给分享给别的地方的？

曲：对。知识产权属于他们撰稿人个人。但是我一提出我们想送去其他地方，都没有任何疑问，给你们就是了，那没问题。

刘：还是有一个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您提到的您那边最好的幻想愿想是以后能够让听障群众和视障群众在同一个电影院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解说它是外放的，是会不会影响到听障朋友的观影体验，还是他们其实只要有的话就会很开心？

曲：这样的肯定是外放的。你不外放也可以用。耳机也可以。听力状态本来就听不到啊。

刘：是因为就会担心说如果我外放的话会影响到听障朋友。

曲：他都听不见了。你怎么会影响到他，你告诉我，对。

刘：有道理好。行。

曲：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过这个弯了，对就一下子。他听不见，所以我们要给他使用一个手段，就是一种特殊的字幕是吧？环境音的字幕，原有的对白。字幕的修改，这种修改其实是一种颠覆性的修改，把原有的对白字幕上全抹掉，抹掉以后再加上人物的名称，对吧？我觉得你们在欧洲可能在这方面的事还没有研究。

刘：我觉得反正西班牙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字幕国家，所以他们不会有这方面的烦恼。

曲：对，然后他的聋人怎么办呢？

刘：他的人他们也会有字幕，但是我其实之前没有关注过在电影院会怎么样，但是我在网飞的平台基本上他们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可能在比如说像网飞它在出台那个东西的时候，它就已经配好了，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是要字幕的，还是不要字幕，就可以自己去激活或者不激活，就不会影响观影体验。

曲：要字幕或者不要字幕，得到的字幕也就是一个人物的对白字幕，而且你也分不清楚对白字幕是谁说的。

刘：其实网飞他不是这样子，听障的字母，就是它上面也会指出，比如说手机响了，然后是谁在说话，他们也会指，有些时候他会看情况。

曲：这个环境因素，但是它原有的对白字幕，我看的，清一色的不含人物名称的，也不会用颜色来进行区分的。

刘：其实它是这种听障字幕的话，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它政策不一样，包括现在那边虽然我不是做这个领域，我有看他们有不同人他们有不同的见解，甚至就说，我可以比如说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然后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然后甚至我对于小孩的话我可以有一些创意的图示，比如说我出现一个人偶，然后我就直接出一个人偶的图像在屏幕上面，而不仅仅是我们可能针对成人的话就不用这么卡通的方式，其实他们研究的还是蛮多的。

曲：其实对于有文化水平，我们中国人叫有文化水平，就是说你认字的是吧？说得很简单很直白，就是认得字的听障人士来讲，通过补充字幕核对原有对外字幕的修改，这个一下就能达到你让他理解这个内容的目的。其实我们给他放无障碍电影目的是干嘛？让你完整的听完这个故事，或者看完这个故事就够了，没有过多的学问可言。这就是通过咱们大家坐在这么一个场地里面在欣赏这一场电影，然后最终你带着一个完整的故事离开。

刘：其实刚才您提到像这种听障字幕的话，它技术上难度是不是是比盲人的？

曲：比视障的更有难度。实际上是更难做的。因为还需要一个后期制作合成的那一个，视障人士的版本的，我只要让他把解说词写好，考好了。然后我到了影院拿着它对着解说就行了。

刘：因为其实在欧洲的话就完全相反，欧洲的话它是这种听障字幕，它的成本包括它的技术含量都是更低的。

曲：看你是不是精心的去做，你是不是精心去做？

刘：因为国内好像基本上所有的电影出台的时候就已经有字幕配在里面了。

曲：你说我们所做的无障碍电影，涵盖的范围只是两个问题，但是在欧洲现在提到的关于无障碍，这种更多的就是 audio description 这样一个单词。

刘：其实也不是他提的更多，不仅仅是聋人字幕，包括他其实很从大的来讲，我们给普通健全人士看到，那也叫做无障碍的一种手段之一，然后包括他们还有在波兰，他们是用 voice over 那种像纪录片里面那种。对，其实他们手段很多，就包括像这种 AD 的话，现在欧洲还有在尝试给电子游戏，电视也有，然后包括不管是公放的还是外放的，包括戏剧歌剧，他们其实首先是提供的场景可能种类比较多，当然最多的还是 AD 和听障字幕，但其实听障字幕它的普及度比 AD 高，因为 AD 的话它成本很高，和这边相反。是，而且它起步也比较晚。

曲：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来讲，想把成本控制住，其实是很容易的。

刘：是指 AD 这方面吗？

曲：AD 和包括听障人士字幕，我觉得成本好控制，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刘：包括涉及到版权这个问题，因为听上字幕的话，像您那边和的话是不太一样，AD 是你现场解说就行，但是你听障字幕的话你得事先就把它合成好，然后你播放，但是这是在版权上面不会构成一个问题吗？

曲：我们将来会有一种特殊的解决办法，用技术问题用技术的办法去解决掉，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组织听到人事的这样一个专场包场的形式。可以把设备放到影院里，然后通过一种方式把原有的字幕给盖得很清楚。

刘：也就他其实是现场我把它盖掉，不是我事先在放那个电影之前就已经把它合成好了，不是这样子。

曲：对的，我跟你影业公司没关系。

刘：这好难。

曲：这不难，我把技术手段我全都咨询清楚。今日是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这种创新能力，恐怕欧洲没法比。

刘：我觉得欧洲人不会绕这么多弯去想一些问题，他们会很直线性的去思维，就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面，中国人比较灵活。

曲：但我们中国人有华强北。

刘：对，那个是华强北，是好多老外的梦想。

曲：对。反正你提个提法，那哥们 100%是就是那一下就给你一个创意，告诉你你可以这样干。而且你说你想找一个板子，撞个机器出来。也就分分钟的事儿。

刘：也就是他现场跟你 DIY。这么厉害。

曲：对，你说欧洲家庭，说激光电视有没有进入欧洲价值？恐怕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梦想。但是在中国你现在淘宝上 15,000 块钱买个激光电视不是小意思，说我想放 100 英寸。

刘：类似于投影仪那种电视是吗？那个东西，那边投影可以买的是好贵。

曲：对，激光电视，搞个 100 寸的屏挂在家里，这个东西插上电直接放在这个屏底下，他自己这个激光电视，比你家电视机还要清晰。

刘：家庭影院，这好爽。

曲：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说1万多块钱贵不贵？其实也不贵。

刘：但那边也可以搞的，但是那边所有这种东西小东西都特别贵，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带回去。

曲：去跟研发激光电视的人沟通了一下，我说我想在影院里头把字幕你给我盖掉了，然后把我做好的特殊字幕给我投上去。没问题，他说马上你，你花钱我马上给你做，都很便宜。

刘：它是通过激光把它盖住吗？还是？

曲：激光投影。做个东西，一个装置好好的盖住。然后把新的字幕投上去。

刘：这个技术很很让人好奇。

曲：甚至还是个军方的一个哥们。他从他们部队他复原了，复原了以后他就成立一家公司做民用品牌。

刘：跟激光有关的，就在华强北？

曲：不在华强北，在上海。他说我帮你搞定，你只要什么你需要的时候，我把东西带过去。所以这是在上海，其实就是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提一个创意，然后你用你的想法去，去跟那帮人谈，他就会帮你把这个愿望来实现。这不是什么梦想，本来就能直接干的。

刘：对。在那边就感觉什么都特别的。

曲：前提是你要有内容可以放到上面去。

刘：那这个，你那边是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实践呢？

曲：我不想过早地实践。

刘：这是为什么？

曲：弄得成熟一点不是很好。

刘：就是你们自己先看一下怎么优化？

曲：对。这个不着急。你做得很好的时候，反复地实验，最后你让它成为一个怎么讲一个专业化的产品的时候，拿到影院去，而且说实话，民用级别的东西和，和专业的广播级的东西是最好，不要放在一块，所以你要做，要站高一步，我就要做一个专业化的产品，做一个广播级的东西，能够直接对接你的影院的设备。是吧？这种声音出去，我是有一个标准的接口来对接你的影院的音响系统。这是最好。

刘：那这个你们是不是事先要先去影院尝试一下，试验一下？

曲：这个时间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就全面开始。

刘：是开始实践还是开始实验？

曲：开始实验，他要从实验室里搬出来，或者影院去实际操作，但是我们不会说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就让盲人来体验，这是以后的事。

刘：下半年我也看不上好可惜。

曲：但是我到时候我会拍一些视频嗯。

刘：好好，谢谢。然后还有还想问一下关于撰稿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之前也问过您那边，还是一个老话题，关于主客观性的，因为我们之前在前阶段，然后对比，这边对比了八个稿件，然后就发现在一些很关键比如说高潮情节的时候，会给出一些主观性的评论，比如说通过议论抒情，甚至是比喻，然后来点出主旨之类的。您那边是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

曲：我必须得承认我坚持的观点是口述影像的描述必须是本着一个客观的原因，不客观就没有描述这码事的。毫无疑问的。所以你在无障碍电影的解说词当中使用了过多的这种抒情也好，还有主观意义上的点评也好，我认为都不是很合适。哪怕是有也要把它控制在最低的量值。

刘：那基本上每一次解说的话会出现一两句这种点评吗？在还是基本上都是完全规避。

曲：如果说在大家理解上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加上一点这样一点点。

刘：像您那边是怎么来判断，什么情况下大家会理解有困难？

曲：比如说，你在做电影的讲述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跟历史有关系的，或者跟地理有关系的，你发生的这个环境，比如说《飞驰人生》里面类似于韩寒他们赛车的场地叫巴音布鲁克，我国西北极其边远的一个地方，地势显现出来，环境复杂，是吧？

刘：像这种情况下，你那边就是倾向于给可能就是观众不太了解的文化常识做一定解释，但是不会去对一个剧情，就比如说他突然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像给出这种类型的评论，是基本上都不会给？

曲：不好。主观臆断，里面的人物的主角也好，配角也好，他心里想什么，这不能讲。你可以说他若有所思，但是你不可以说他想某某姑娘。

刘：像说人物的心理的话，他做出一个表情，会倾向于去他抬了一下眉毛这种比较字对字的那种描写，还是或者说他感到生气，她感到困惑。

曲：生气和困惑这种表情实际上你通过视觉是可以体现出来的，所以这种描述也是一种客观描述，它不是主观的，是吧？只是你判断的正确与否的问题，你反复的看几遍，能理解出来。好的演员当然是表情写在脸上了。

刘：像那种比较复杂的表情，就是有些时候不像生气或者困惑这种，大家一下子就很想象的表情呢？

曲：那就一带而过，干脆不要描述他的表情，对。你去忙别的好了，对吧？他在干嘛做什么动作是吧？干嘛围绕表情做那么多文章呢？你在讲一个故事。

刘：就还是比较倾向于给的更多的是关于他动作上面的一些描述？

曲：对，第一是动作，第二是环境。第一动作。第二环境。因为你视障人士的这种心理无非就是很想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我附近是个什么东西，闭上眼睛你来到，我不知道你去参观过黑暗中的对话那种项目没有。

刘：我是想尝试一下。

曲：我昨天。下午去。其实早知道应该叫着你好，在诺宝中心他们新做了一个这样的项目。

刘：真的吗？就我觉得这次回来也是。

曲：在黑暗当中你对空间感的把握几乎是没有什么，嗯啥也没有，你可能就在 20 平米的范围内转了半天，你以为走了一天。

刘：这，没有体验过。

曲：伸手不见五指，这样的场景可能从你到从小到大你都没有经历过。你不管走到哪都会有一丝光亮。他这个不是乌漆黑什么都没有。

刘：像您那边解说员或者撰稿人，他们会有体验这样的活动吗？

曲：没有。也都没有过，没有，我打算近期组织他们来做一个这样的体验。这个活动，我是觉得他进了屋以后给我的第一直觉是什么？我们几个人是一块进行的，是有一个是盲校的老师走在我前面。我进去以后我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我想抓住他，这是一种无助感，是吧？我特别想抓住他。对，而且不想撒手，我怕他把我扔到一边不管了。就完全其实所谓的救命稻草。这个意思。

刘：从大的来看，跟 AD 没有什么关系，就感觉我们国家的很多无障碍建设还是很值得提高。其实就包括我上周还跟我朋友评论，因为他觉得过马路的时候，上海的时候不对，当时不是在上海，当时是在我家那边，在无锡那边，然后会红绿灯会滴滴响，然后他觉得噪音就很不能接受，但其实我当时就在想，如果向视障人士的话，他们听不到“滴滴”那种像噪音一样的声音的话，他们可能都知道什么时候不

该走。然后包括当时我去德国玩的时候，他们也是，德国它其实无障碍环境做得特别好，它是在过马路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设置，然后盲人可以去摸它，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反应，就是该过不该过的时候，而且它会给你计时。对吧然后国内其实好多好多地方都没有这种设置。

曲：这一点不是好多，基本上绝大部分没有。除了这种大城市，而且还是集中在像淮海路、什么的、南京路这样的地方。是其他就没有了，对。而且别说其他地方。在日本或者在台湾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刘：真的吗？我没去过。

曲：东亚这一带对于残障人士的那种感受，那种需求，它并不是像你想象当中那样做的好，包括无障碍电影，你看日本它有这方面的内容吗？

刘：其实日本它 AD 它应该是起步很早的。

曲：因为起步很早，做的很差。

刘：这样吗？你是去看过了吗？

曲：我特意找人去查阅了这方面的资料。包括到无障碍电影的这个，这个放映的地点，包括剧场里面有这种这种无障碍解说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内容太少得可怜了。嗯亚洲国家对这个东西的重视程度，和你的认知是不一样。

刘：因为我感觉国内都不算重视的特别多，也没有很多可以选择的。

曲：然后韩国你看是一个什么情况，它是设了一个无障碍电影节，然后其实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他把明星拿过来说事，说某某明星才有无障碍电影节，所以他围绕无障碍电影节做的报道全都是某某明星在里面。

刘：所以他是用无障碍电影来给他做一个营销。

曲：对各种各样的一个秀，就非常讨厌。

刘：国内很多明星不也是这样。

曲：所以我们不愿意去跟他们去打这样的交道，对。你可以来影院跟大家互动一下，但是对不起这个活动不是你明星的活动，这是一个老百姓的活动，这是残障人士的自己的活动，这不是你的秀场，你可以跟大家来互动但是，唱主角的应该是现场的这些残障人士。

刘：也就是相当于您这边的态度的话，是完全不支持无障碍电影它走一个商业化的途径，然后如果有资金方面的需求的话，是希望能够去拉动一些在赞助，然后是拉一些对于公益事业上面的赞助，而不是别的企业之类的。因为其实我之前我不知道您不了解……

曲：你企业可以支持，但是你必须得照着我那个路数去走是吧？这个路数就是什么呢？你本着一个非营利的原则去做这件事，而不能借机来炒作你企业的品牌就这样。

刘：因为这会让我想到，像在欧美那边，他其实很多时候他做不管是聋人字幕还是AD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些工作坊或者是企业来做，然后他专业做的话，他如果不本着一个盈利的态度的话，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养活他的企业和他的员工的。

曲：我们体制和机制之间的不同带来的结果。

刘：比如说您还是比较反对像欧美那种这种机制。

曲：也不是说我反对他的机制，我为他他如果说是完全从盈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话，说我提供这样的内容，我就得收回成本，我要赚多少钱。可能不适合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他反对这个东西，他不一定适合我们。

刘：您是觉得那种手段就是那种运行模式的话，会对这种电影服务的质量产生不好的影响，还是觉得只是因为你们原则不太一样？

曲：我觉得应该是原则不一样。

刘：其实我有想到在无锡那边有一个团队也是在做 AD，您知道吧？然后他们就一直都是拉的是企业这些做赞助，他们也是非营利的那种，还做了一个 APP，我还用了一下，但是其实他们解决版权的问题还是有待争议，因为……

曲：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吧？

刘：没有，而且我跟他负责人聊的时候，他对版权的解释就是说，比如说我去优酷，就好像我给你发的那部电影一样，我把它录个屏把它整下来，它都已经放到优酷或者爱奇艺上面了，它就没有版权问题了，但其实这一个而且它直接放在 APP 上面的话，其实很危险。

曲：被查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跟片方直接就打好交道，告诉我在影院里我要放 16 场，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正好到我那放映那天到期没有了，你要没有了，你要帮我做这件事，就直接跟他提要求。当时我产生的 16 场票房对于他来讲，虽然小，但是蚊子大腿也是肉，所以他会觉得很开心，挺好的，他还包我场，这是一种共赢，包好了以后我就可以跟他提要求了。第一你要给我一个样片，我要写解说词用，他这时候就犯难了，就考虑了，我跟他讲，我要我会跟你签保密协议，而且我们这家机构立在这了，我们不会骗你，是吧？这个版权的这种保密是绝对的。遵从合同，出了事我们负责任。所以他在这方面也不会提出过多的异议啊，除非他是一个很大牌的片子，比如说像今年的这种能产生上亿票房的，像李焕英这样的片子是吧？《流浪地球》当时也是这样，他不愿意给我是因为太火了，火了都还顾不上这事。

刘：就觉得反正这种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盈利增加。

曲：对，但是你去找韩寒这样的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跟他一提，他说好好，这个时候完全忘了自己的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去赚多少钱的事。

刘：因为他也是本着公益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

曲：对对，然后你跟他你说你来一趟到影院里面跟大家互动，一下他说好好好，把整个一天的时间都拿出来了，对吧？上午来一场，下午来一场。所以看你怎么去跟这些人说，要看他们对这个的一个态度是怎样的，所以往往都是你能唤起对方对这个东西的浓厚兴趣，这事儿就成了，对吧？

刘：像这种事先联系他给你们片源，是在他电影上映之前或者还是？

曲：或者上映的头几天他如果给到我，我就马上也可以干活，基本上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就可以把解说词全部都弄完。

刘：这样子时间，还要工作，是不是挺紧的？

曲：对，就是你用业余时间来做这件事。但是如果你做时间做长了以后，你已经形成套路了，就熟了。很快，而且我们招募志愿者也不是很困难，你把这任务撒下去，然后他们就看一下自己的日常安排时间表，也就都是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来报名。那么在这个范围内招募志愿者呢，就有一个好处，他会提供一种信用上的保证，因为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它不会让你的资源随意的就流失。你只要跟他讲，你用完了马上给我销毁掉。他晚上他弄完了以后，马上，就把碟片也好，什么都给你掰碎，然后给你拍个视频发过来我告诉你。所以这种信用机制，我觉得可能也是不太好复制的。

刘：包括像您和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因为您分享的城市还挺多的，扩展到别的城市，怎么来保证这种流程上面的也一样呢？

曲：我不会去找外界的这种，跟我非本行业的这些人来做这件事。

刘：也就是每个城市其实你们联系的都是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电台在别的城市他们属于，我不太了解电台的运行模式。它是属于合作关系，还是因为，比如像？

曲：这个电台，比如说你苏州的电台肯定不是合作关系，但是它是属于全国的一套广电系统的这样的成员单位。我们日常所做的事他也日常在做。比如说我跟苏州广播电视台合作，那么就是找他们的台里面的我的播音员主持人同行，跟他打一声

招呼，如果说他愿意，可以去跟台领导去沟通一下，说我们想做一个项目，然后他领导说支持没问题，你去做吧，或者他不去找也行，他说我们就以这个行业内的人士的合作为一个名义来做这件事儿，但是我有一点，我对他一定能做好这件事是深信不疑。这种信任，也是因为来自于彼此比较熟悉。我自己做这个行业的，我就知道，他不可能说是拿着这个东西去牟利或者怎样，但是前提之下，是我在找他之前，我会对这个人做一个私下里的这样一个考察，所谓的调研怎么调研呢？很简单，我会跟我们这边方舟老师像，我们这儿做广播电视这个这个管理工作的人，苏路才你跟谁比较熟？谁比较靠谱噢？对。做一个私下里的这样的调研，然后再找到这个人聊一聊。如果说大家能够聊得来比较开心，还有热衷于做这种公益的事儿，又不会把你的资源就是说是随随便便的就转让给别人，那么大家就做好了。所以这个里面会有很多很细致的这种沟通工作，所以提前去做功课。你把这个做好了以后，这 41 个城市这些电台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沟通好了以后，好，你把解说词也好，样片也好，放在他手里头，不需要去过多的操心，到点他就销毁了，或者是，或者是我给你寄回来，事情就结束了。

刘：像您之前有提到像上海这边，是打算 5 月底的时候，然后重新开始恢复每个月一次的讲解，别的城市也是这样子吗？这个时间的选择上面是有什么考虑？

曲：是杭州他们自己已经提前先搞起来了。杭州提前搞起来，然后最近他说我想做一个《你好，李焕英》。我说我没有解说词可以给你，他说我们自己先写着，就先糊弄过去了嗯，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耽误了很多事。然后最近这一年大家其实来往也少，但是 5 月份一旦恢复的话，就会一群人都用上来找你。

刘：是为什么选择 5 月份呢？

曲：5 月份是一个助残月，另外一个我们跟市残联会有一个合作协议要签署，全部的法律部门的层面的东西走完了以后，就正好是 5 月中旬。

刘：啊，然后到 5 月底的时候开始就上线。这次有选什么电影吗？

曲：找了一个片子叫《又见奈良》。

刘：我有看到好像是一个比较温情的片子。

曲：我们愿意解除的还是这种类型的东西。

刘：是因为残疾人他们比较喜欢，是吗？

曲：不是说他喜欢，我们其实也愿意干的稍微轻松一点。如果是打打杀杀的这种影片，第一难度高，第二，从残障人士他听的效果上来讲也不是很好。比如说《战狼》这样的东西，人人都知道他很热门，残障人士自己也很想看，也很想听，最后讲解完了以后发现简直胡闹。

刘：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反响其实不是特别好？

曲：这个感觉都不是很好。节奏过于，过于快了，然后场面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嘈杂。

刘：我当时带我爸去看看的好像还是三D版的，然后我爸看完之后就很不痛苦。

曲：可能我另外一个你看各种比如说赛车这样的节目，你就会有点很累。

刘：因为节奏快，这是动作上面的？

曲：对，所以针对这个人群要放的影片，最好还是呃节奏稍微舒缓一点，故事情节比较完整。

刘：他们不太喜欢这种动作片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节奏太快，他们可能情节上面跟不上他的进行？

曲：是的，反应不过来，主持人解说也累，干完的时候大家都那么累，是吧？就是选哪怕是稍微小众一点的，但是故事是完整的，而且我个人更倾向于选一些内容稍微向上一一点。他们现在大家很反感说一个正能量，但是我恰恰是想说一下这个事，就是说这个能量，还真的是要稍微偏上一点我觉得。对于残障人来讲，他受过的苦难已经太多了，为什么不让他轻松一点呢？所以在选片子的时候，我是格外的

往这这方面去靠拢。是吧？一个是影片要突出它的这种故事情节完整。还有一个知识性最好能强一点。

刘：就是起到一个教化的作用，教育的作用？

曲：也不是，就是说他这个知识可以反映到很方很多方面，比如说历史知识，比如说地理知识，比如说涉及到你曾经在课堂上学过的知识，我们给你复习一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放了一个放了一个电影，那个名字我都忘了。讲述的是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者，他的故事。就这个人本身是个囚犯，其实是脑子有问题了，精神病，然后被关到监狱里了，但是在监狱当中他完成了牛津英语词典的这样一个编导工作，然后他跟一个大学的一个大学的教授，两个人有着深厚的情谊，就这么个题材，我觉得光这一点，就一个牛津英语词典这样的故事就足够了。让大家日常接触过这本词典的人，这场就产生了一个一个浓厚的兴趣，或者说是一个直观的印象。跟别人可以讲起这个故事，你知道这个字典是谁写的吗？我看过这个人的一个电影。

刘：也就是其实片子这方面主要还是你这边制作团队自己选择，然后不是、不是盲人事先说我要看什么电影，但如果盲人他们强烈要求要看某个电影的话，那边也会想办法看能不能做到？

曲：对，这个也不是那么刻板的，就是一定要怎么样。

刘：那就说到选片这一个，因为之前上次采访的时候有问到您关于那些可能比较敏感的镜头，比如说暴力的或者是情色的镜头，这种情况下，因为也是在之前对比8个脚本的时候就发现，即使是在国内它已经审核之后，还是会有一些这种镜头存在。然后解说员的话，我们是发现中文的解说它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简略，如果它在更简略的情况下，就回到刚才留白的话题，视障群体他不会觉得很困惑吗？还是说？

曲：不会，其实你如果是过于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要的话，你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日常在电视上也好，其他的影视作品也好，就是说尽管这是没有解说的，他也听得明白。

刘：像您那边撰稿的话，对于这种场景的话他会写的比较简短和含蓄？

曲：他会写的比较简短委婉。嗯，是这样的。

刘：委婉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法？

曲：因为中国的语言实在是太丰富了，你想把一种一种所谓的不可描述的是用中文来描述出来，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手段，大家也都能明白，心领神会，是这样的。

刘：那就是在选片的时候会倾向于不去选择含有这种场景的电影吗？

曲：不是。

刘：就不会特别去考虑这个问题？

曲：对。你比如说我们前一阶段不是做了一个，那是 19 年 5 月份做的一个《进京城》这部影片。付大龙、马伊俐，还有里面那个女的叫什么叫王子文，他们三个人主演的辅导如何？还有马静涵，影片中的主角是马静涵和和王子文。也有从山坡上两个人相拥着滚下来的镜头，你说你怎么去描述？但是在聋哑青年技术学校正在放映的过程当中，他是看到字幕，他看到滚下去了，现场的年轻人们也发出一阵哄笑。

刘：是因为他们还是能看见？

曲：他当然知道这个东西。下面的情景是怎样的了，但是哄笑也就哄笑过去了。你说他在影片放映结束了以后，回去还刻意去讨论一下这个男女主角到底怎么样？不会的。因为这种东西太多了，是有这个电影当中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并不是它的

全部。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去太在乎这个事儿。那女主人两个人就突击队，你说他们相爱了又能怎么样呢？没有过多的可以去去重点评头论足的东西。

刘：就关于选片这个问题的话，会有考虑说选一些比如说外国的片子或者。

曲：这种类型的题材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国家电影局每年批准的在院线上映的外国片不多，他这几年实际上是严格限制数量。

刘：有减少还是？

曲：基本上每年就那么很平均的四五十部。

刘：对我看一遍现在基本上全都是国产电影。

曲：对，四五十部，它是要限制这个东西的一种流入，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刘：比如像视障群众的话，他们会在表达说我比较想看一下外国片或者是怎样，他们会有这种想法或表达吗？

曲：我们选的外国片其实在每年的 13 部影片当中基本上能占到四五部，所以数量也不算少，还可以。当时我记得放了一个什么片子叫类比说肯尼迪夫人叫什么？

《绿皮书》我们也放过，对吧？这边也都是欧美比较流行的。对，而且也很正能量，其实那个片子挺好的。然后这种东西放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来讲，他也不觉得很陌生。讲的是美国的政府歧视的问题，是吗？这都不是什么很头疼的问题。说你这个月有一部外国片，嗯内容讲得挺好的，那就放吧。

刘：那就是从整个 AD 无障碍电影制作环节，整个环节，因为一直都是把他们考虑到受众，在制作环节的时候，会比如说是怎么来看待他们？因为像刚才你也提到，像您的团队的话，他们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不太了解盲人的生活或者怎样，那会一方面是时时刻刻在撰稿或者是解说的时候，想到让他们是这样的群体，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有某些需求，哪些方面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需求，然后这是一个想法上面的

问题，然后包括制作的时候会不会有考虑之后，比如说我把残疾人、视障群体也囊括到我们制作的环节当中，会有这种想法吗？

曲：没有。没有。是不是要求视障人士来参与这项工作？你是想问这个问题吗？

刘：这是第二个问题。

曲：我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说句实话，你在视力方面有这样的障碍，怎么讲，就是说我可能会把这个东西委托你来做一个这样的怎么讲做临床实验？

刘：就是我做好之后先来看一下，请你来欣赏一下？

曲：做一个初体验倒是有这种可能性。

刘：有实践吗？

曲：有。

刘：是比较频繁还是很少？

曲：很少，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这个套路现在我们已经摸清楚了，我们知道你现在要的是啥了。

刘：是最开始做这项公益的时候，有这么尝试？

曲：开始的时候，我们真正尝试过说我们找两个写好了以后，然后我们自己在这个，是怎么讲，叫试验阶段，自己感觉还行挺满意的，你找一个盲人过来听一听，他一听也很开心，也很好，那么索性投放到一线去做，没有那么复杂，后来涉及到是听障人士的特殊字幕，我们也采取这种，就先在学校里面请聋生们拿出下午的这个活动课的时间，放给他一个片段，可能也就 30 分钟左右。来看看你能不能接受。唉，我们还真碰到一个问题，就涉及到不同年龄段的心理问题，那那混蛋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他正处于叛逆期，他对一切把他们关在一起要做的事情都是持否定

态度，是对于这个活动本身就很抗拒，所以你再给他放一个什么电影，说让你们来做一个评估，给你全部都是负面的。

刘：这个这个确实是出乎意料。

曲：不出乎意料，我都想得到了，他一定会抗拒的，搞什么他跟他的校长和他的老师提的就是，我不看这个东西。普遍那个年龄段的小孩都是这样，就这么混蛋。我不要看这东西，我们凭电影原来的对白字幕就可以了。然后校长就如实的反馈给我，说这个活动不要搞。我说，为什么不要搞？我说我们会费心巴力地把它做出来，我们不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对。我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你们需要的，他抗拒了，以后怎么办？电影打回到教委去，教委再拿到另外一所农家学校，年龄层次稍微低一点的。初中阶段的小学阶段的再去放两场，收到的反馈很好，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喜欢的。太好了，认认真真的看一遍，给的都是正向的东西，你说你怎么去比较？那么你一定要做完了以后硬生生的放给他，放给完了第一场了以后结束了。大家不说什么，是因为最后的掌声，影片完整的放映完了以后，掌声代表了一切。是发自内心的掌声，也没有人号召他们说你们大家要鼓掌，我明白了，我说这个东西是成功。一个补充字幕，再加上对原有对白字幕的颠覆和修改就够了。

对。很多人去想说我们加一个手语的这样的有题一个画面，一个圆圈，里面是一个人的手机，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混蛋的想法，为什么你针对电影来做这样的工作？是对电影的一个干一个干扰，是因为电影它本身就是个动的画面，然后下面再有一个动的画面，一个健全的人也好，一个聋哑人也好，不可能同时看两个动作。

刘：但你们那边是征求了用户的意见之后，然后他们觉得他们不太需要下面有一个手语翻译，是他们？

曲：对。一开始他学校的校长也好，还有他们年级的主任也好，就把这个事给否掉了，他说你不要去做手语，因为一个动的画面再加另一个动的画面，只会是混沌不清。

刘：这也是他们征求了学生的意见，还是他们自己就这么做的？

曲：没有征求。我们平时如果说正在放一个什么东西，唉，我我现场的学校的课堂里面的教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放一段视频，在放视频的过程当中，我要用手语再去说，什么东西没人会注意。基于他们平时的教学经验，所谓的一心不可二用，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他们平时教学经验得出这种一心不可而用，也是比如说通过考试发现，还是课堂之后问问学生得他们的反馈，日常的教学当中就反映出来了呀是吧？这个东西用膝盖都能想得出来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吧？什么样的东西是需要手语来表述的？新闻、电视新闻是吧？就是因为新闻它其实本身画面感不强。

刘：像您手下的那些团队，他们和用户的来往，就是视障群体或者听障群体的来往多吗？

曲：他们彼此了解多的，就是我们每年会开展一些这种互动性的活动，除了无障碍电影之外的这样的互动性的活动。

刘：互动性活动一般会干些啥？

曲：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去一块做点这种，怎么讲，我们在诺宝中心曾经看过这样的事，和导盲犬的团队，我们把他请到诺宝中心的这个 5 人制足球场上，我们组织了盲校的孩子一块过来，盲校的孩子没有接触过狗。

刘：盲校孩子他们小孩他们是不会用导盲犬吗？

曲：对，18 岁以上才可以。

刘：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曲：对，18 岁以上才能申领，所以很多孩子怕狗，我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尝试，结果那次尝试以后我们又做了很多次，他来接触过这个狗，然后有现在的视力障碍人士，牵着导盲犬来给他做一个尝试。这个活动很好，我们在纽约大学诺宝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的时候，在黄浦区的叫什么？不是黄浦区，就是外高桥，有一个高桥

绿地，还是怎么。搞的这种活动做过很多次，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台里的播音员主持人志愿者到现场去协助他们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还是比较经常性，经常来做，所以大家熟悉了以后也就知道对方想要啥了。嗯这是一块，然后在诺宝中心我们这个活动还挺多的，因为他们开展的残障人士的这种书画的拍卖会，我们也会让台里说这些我也主持人去参与，我们来充当志愿者的角色。因为你这个人多嘛，有一个人力资源优势，相应的一些除主要的这种文化的活动以外的，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东西就，就起来了。

刘：还有这样的活动我也可以去参观一下，因为我其实一直算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没有和用户有过太多的接触，所以其实我很希望跟他们接触多一点，然后才能够更了解他们的需求。

曲：我不知道老外对这个事是怎么考量的，就是说从中国的包括中国的官方的，比如说残联，它也会提倡这种残健人融合的这种形式的活动，不管是体育比赛也好，嗯不管是日常开展的文体文艺活动也好，包括日常的像我们无障碍电影这样的这种助残类的活动，都是提倡这样一个概念。残疾人和健全人在一起来完成某某任务某某活动某某项目。

刘：因为其实我觉得国内它无障碍电影它做的有一点特别好，虽然我们还是基本上都是志愿者，但是有一点是那边其实他们也可以吸收借鉴的，就是我们这一边始终都是和用户保持很密切的来往，不仅仅是在做电影这一块，像您刚才提到的像平时活动，但是其实在那边的话，他从制作团队来讲的话，和用户其实是比较脱节的，然后包括我们在那边做科研，对因为像我们这边因为……

曲：他们难道做不做市场调研吗？比如说开展活动的现场？

刘：他们不是现场解说。

曲：那不是现场解说，有视力障碍人士到场了以后，作为你服务机构，你应该有这种市场调研。有没有呢？

刘：其实我在那边跟他们专门做 AD 的这些团队接触不是很多，因为他们不是很好接触。

曲：为什么不好接触？因为他觉得这是商业秘密吗？

刘：也不是说商业秘密，就感觉可能因为国内志愿者比较热心，然后我们中国人比较热心怎么样，因为当时我也是试图去联系那边的残联，因为然后很难，就是一层推一层。

曲：那是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面孔？

刘：这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当时董琳娜也跟我说，她在国内觉得国内对她的态度要比她那边好一点，但可能也是。

曲：肯定好很多，她进了国泰电影院傻乎乎的站在墙边，真的吗？我说这老外谁啊。我给他搞个，我就跟志愿者说弄个座位出来坐在这儿，傻子站在这里，然后她这不我们就搭着话，然后我才知道她是研究。

刘：你们俩是这样认识的啊，他可能是之前查资料发现有这个东西，然后就跑过去看了。

曲：对，然后很顺理成章的就认识了，认了以后大家就聊聊天，然后我来了，后边我们就一块出去吃饭去了。

刘：包括其实国内招志愿者，比如说是招群体来参与实验，像她之前或者说我我这一次国内都比较好招，然后在国外的话不仅是西班牙，我昨天有跟一个在英国也是做 AD 的老师聊，然后她也是想找志愿者，然后特别难，因为包括我们在那边做科研，不仅仅……

曲：唉按道理来讲，这是一个有天主教徒，有基督教徒的这样一个国家，就是说人们发自内心的这种很善良，很希望去助人的这种这种社会品质应该还是比较比，较怎么讲就顺理成章的，或者说形成一种社会的这种浓厚氛围的，为什么会难招？

刘：也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多，然后像那边可能大家交通也不方便，然后而且我觉得大家，尤其是我们本来就是志愿者活动比较多，然后大家就很热心，很也是一种社交，其实去参加这些活动，然后他们可能对这种活动不太热心，然后又觉得噢好远，我去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就让我觉得很因为在那边真的照这样子太难了。

曲：就是说我们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基于做播音员主持人行当的这些人，他觉得在这个上面能发挥我自己的专业的一种能动性，然后可能我上去，会比其他的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讲的更好，所以他对自己有一种强烈的自信，和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一种职业上的心理优势，他才去想做这件事。

刘：我觉得可能一方面除了可能国内大家人口比较密集，然后比较好找人，然后那边它比较分散，然后交通各种方面不便以外，还有一种这个服务它的性质，因为国内不管是从用户还是从服务的供应方来讲的话，大家都是处于我觉得很好玩，我很热心的，我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去参与也是，因为作为一个用户去参与，是因为我能享受到他观影的乐趣，同时还有一个社交的乐趣，然后在那边的话它其实可能就是从企业或者是从他们的自己残联，他们那边的残联也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组织。

曲：这儿也是封闭的组织，说实话。

刘：确实是，但是他们那边服务供应方的话，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也他们是残联直接来提供 AD，这是他们的一个供方，还有一些企业，然后残联直接提供的话他们很封闭，然后企业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去联系那些用户的话，你要么是通过残联，要么是去通过那些用户机构，你就要跟他们建立合作关系，反正就是一套手续下来特别的不容易。在那边最好找的志愿者就是学生，但是学生可能也会对你感到质疑。很难，也就是现在疫情。

曲：这个倒说的是我有点糊涂了。我以为这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刘：然后不仅仅是西班牙，反正欧洲是这样子，对。

曲：难道人们都很忙，都想去赚钱？

刘：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其实他们整个运行很慢，不像我们我回来之后也是花了一点时间，突然有点不太习惯，晚上 9:00 也可以继续和比如说和老师什么发微信之类，然后说工作的事情，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不占用我的时间，然后我很热情，我很效率很高的，我不用走很多很复杂的，就好像刚才你提到的像机关是那种不用去走一些很复杂的程序，然后那边什么都很慢，什么都是要走程序，然后他们思维不会很灵活的，说我来绕个弯我就可以少走一点弯路，然后他们是一定要什么都很正式或者怎样，包括我们一直觉得德国应该是一个效率特别高的国家，然后我去德国玩的时候就发现它效率比西班牙还低，嗯反正就可能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的话，可能对问题处理的方式和看待的角度都不太一样。

曲：好吧，我明白了。

刘：还有就回到 AD 这方面，就是像您这边如果现场解说的话，就是解说员工他会在现场对稿子进行一些口头的改动吗？

曲：有，但是并不多。简单。因为我们给他的立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尊重原文的内容来讲述，也就是他们事先其实也会练几遍，不是一遍两遍的问题，就是一个优秀的志愿者，他可能拿到这个东西，在家里反复的看了三四遍，我们不断的去练习，但是也有的业务特别熟练的。所以这个东西讲就是驾轻就熟的。然后呢，然后我就能表述的很清楚，那么他可能也就看一遍就解说了，第二天就解说了。反正分人，看你的专业能力怎么样？专业能力好的，就是一遍就过了。

刘：还有像您刚才提到，现在您这边不仅仅是做之前像那种给成年人看的无障碍电影，然后也会进盲童学校，比如说像这种进盲童学校选的电影，它的题材会有什么变化？

曲：我会跟学校进行磋商，我来帮他们选。他会问我，他会向我提一些要求，我举个例子，上两天放了一部影片叫李保国，对吧？为什么要放这个影片？学校说了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你这个说给西班牙人，我估计他们也就会对这个是很诧异，你放这种东西去给他们洗脑啊？啊不是这样的，就是很鲜活的一个人物拍的，拍出来这样一个电影题材，你知道在不久之前在中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的一个叫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是吧？你可能也看了现场直播，习近平总书记在上面讲话，表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脱贫攻坚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李保国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河北农业大学的一名教授，扎根太行山区，就做了这种科研项目。帮助当地的农民种水果。第一是先种苹果，后来又引进了一些国外的这种更好的那种经济附加值高的水果的品种，他来辅导他们来做，迅速的使这个地区就脱贫致富了。你说这个人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人物吗？不是这样的，他虽然是时代楷模，是受党中央表彰的这样一个人物，习近平总书记还给他提了那么多话，但是他是一个鲜活的人，在河北电影制片厂拍了这么一个片子，反映他的故事，后来他已经人都没了，都去世了。但是这个片子放给孩子们放了以后，觉得大家觉得特别好，很多人听了一个听了那个以后热泪盈眶。

刘：就觉得像学校选题材的话，是学校主观他们会决定，还是也会征求一下学生的意见？

曲：他们首先跟我提，说曲老师你看马上要到建党 100 周年了，我们想放一个跟党史有关的，跟先进人物英国人物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影片，你有吗？有。从过去的里面选一部过来的，然后去帮助他。

刘：盲童这边的话就是放映的话会比较规律吗？

曲：每年我给上海这边定的稍微宽泛点，3~4 次，每年 3~4 次，给全国呢，我们无障碍电影进校园的活动是一年两次，我们叫它两季是吧？5 月份一次，10 月份一次，上海这个时间就随缘了。什么时候有好片子呢？然后学校正好还有时间来给我们放场电影去，是把场地腾空，然后大家就忘了他有小礼堂，然后领导把孩子们请

进来，然后我们的志愿者也会跟着去。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没有那么多人去，就我一个人去，一旦是学校放开了，那就是志愿者可以过去了，协助孩子们一块搞小礼堂，等他一块搞个空间活动好了。

刘：像给小孩他撰稿上面会不会方式也跟和成年人不太一样？

曲：一样的。并不会换一种口吻或者怎样，因为现在的小孩子不像以前的小孩很幼稚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他在学校里的那套语言和我们在生活中的这种语言跟成年人说话其实没差别，你别拿它当做一个小孩子看待。

刘：像您那边制作团队的话和小孩他们的沟通会比较多吗？

曲：不多。

刘：那基本上也是通过学校来进行一个间接的了解他们的需求？

曲：对。

刘：那小孩他们在看完电影之后会给出一些评价吗？

曲：会给的啊。而且他们会写这种征文，他们是类似于观后感他们都会写的，而且老师会给他布置任务的啊。你写出你的影评，而且我们每次都给他们有这样的奖品，你写影评我给你奖品。

刘：就是写了影评的人就可以有奖品？

曲：对的。

刘：他们一般都会给出什么样的类型的评价？是比较简略的？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具体一点？

曲：它是这样的，它大多数人写书评它是结合着数，我把这个故事写了一个梗概出来，我知道我从这个影片当中知道了什么。

刘：基本上就是概括一下发生了什么，然后再加一两句……

曲：也会谈自己的感悟。它是一个作文啊。对。《飞驰人生》放完了以后不是写了一堆东西。后来韩寒同学他说他们2万多块钱的礼品，打了一个车就给送过去了，那小孩不是很开心。挺好，反正他有钱，对吧？我跟他说了一下，我说你有什么东西要送给他？他说太好了，如果说这个仓库里有好多东西装车给送过去好了，希望韩寒老师能多拍一点电影好像是。现在是它有一个亭东影业公司，影业公司每年能出一部影片。

刘：这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也是占了您很多时间，没有关系，反正我今天下午也没事是吧？我暂时先把录音停一下。